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12



王燕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王燕
輯

晚清小說期刊輯存

書1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二冊目錄

繡像小說(第十三期—第十八期)

第十三期 一

目錄 二

文明小史(第十三回) 三

老殘游記(第七回) 一五

鄰女語(第六回) 二九

負曝閒談(第八回) 四一

泰西歷史演義(第十三回) 四九

活地獄(第十回) 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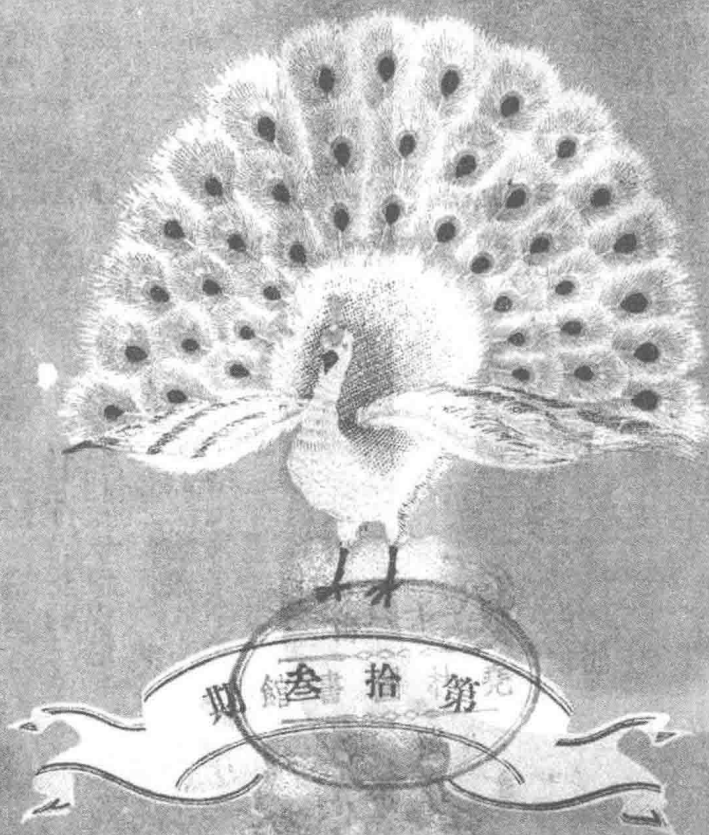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八)	六五
新譯汗漫游(第十回—第十一回)	六九
新譯環瀛誌險	八五
第十四期	九七
目錄	九八
文明小史(第十四回)	九九
老殘游記(第八回—第九回)	一一一
負曝閒談(第九回)	一三五
活地獄(第十一回)	一四三
商界第一偉人	一五一
京話演述英軺日記(卷八)	一六三
新譯小仙源(第七回—第十回)	一六七
新譯環瀛誌險	一八三
第十五期	一九五

目錄	一九六
文明小史(第十五回)	一九七
老殘游記(第十回)	二〇九
鄰女語(第七回)	二二一
負曝閒談(第十回)	二二三
泰西歷史演義(第十四回)	二四一
活地獄(第十二回)	二四九
京話演說英軺日記(卷八——卷九)	二五七
時調唱歌	二六一
新譯天方夜譚	二六三
新譯汗漫游(第十二回——第十三回)	二七一
第十六期	二九一
目錄	二九二
文明小史(第十六回)	二九三

老殘游記(第十一回)	三〇五
負曝閒談(第十一回)	三二一
鄰女語(第八回)	三二九
泰西歷史演義(第十五回)	三四一
活地獄(第十三回)	三四九
京話演說英軺日記(卷九)	三五七
時調唱歌	三六五
新譯小仙源(第十一回——第十四回,附凡例、目錄)	三六七
第十七期	三九一
目錄	三九二
文明小史(第十七回)	三九三
老殘游記(第十二回)	四〇五
泰西歷史演義(第十六回——第十七回)	四一七
負曝閒談(第十二回)	四三三

鄰女語(第九回)	四四一
京話演說英軺日記(卷九)	四五三
新譯天方夜譚	四五五
新譯汗漫游(第十四回)	四七五
第十八期	四八五
目錄	四八六
文明小史(第十八回)	四八七
老殘游記(第十三回)	四九九
泰西歷史演義(第十八回—第十九回)	五一一
負曝閒談(第十三回)	五二七
鄰女語(第十回)	五三五
京話演說英軺日記(卷九)	五四七
新譯天方夜譚	五四九
新譯環瀛誌險	五六五

繡像小說



繡像小說第十三號目錄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著

第十三回 繡像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幾

老殘游記

洪都百鍊生著

第七回 繡像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

鄰女語

憂患餘生著

第六回 繡像

小民何辜十里荒林懸首級

長官不幸連朝公署苦逢迎

負曝閒談

蘧園新著

第八回 繡像

崇效寺聊寄游蹤

同慶園快聆妙曲

泰西歷史演義

洗紅齋主演

第十三回 繡像

拉馬汀暫主朝廷

敘利亞幸保土地

活地獄

南亭亭長著

第十回 繡像

血飛肉薄民不聊生

威逼刑驅官真有味

京話演述振貝子英軺日記

卷八 承前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十回

衆口交攻險遭暗算

脫身遠遁幸遇明君

第十一回

開議院折簡索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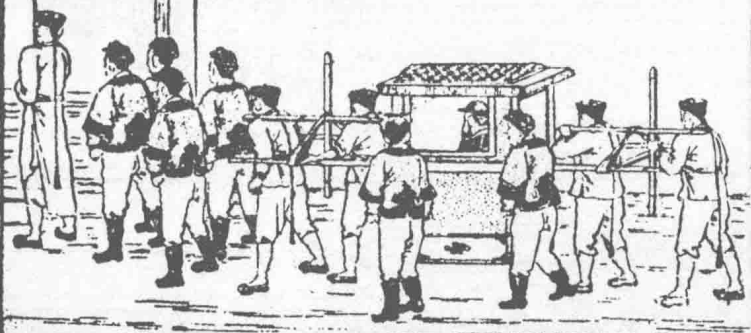
遇援舟乘槎歸故國

新譯 環瀛誌險

承前

不亢不卑
雜求中禮

西林門



近朱近墨識先幾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三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幾

却說武昌府知府。當時聽了兩造的話。心下思量。萬想不到果真總督大人還要當當。真算得潔己奉公第一等好官了。現在想要仰承總督的意旨。却苦了百姓想幫着百姓。上司面前。又難交代。事處兩難。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也罷。你們幾箇暫且在我衙門裏。等一會兒。我此刻去見兩司。大家商議一箇妙法。制臺大人跟前。一定有箇交代。就是你們做生意的人。也不好叫你們喫苦。差官及當典裏人聽了這話。一齊謝過。武昌府便去先見藩臺。稟明情形。他雖是箇首府。乃是制臺第一紅人。藩臺亦很佩服他。所以拿他另眼看待。而且爲的又是制臺之事。更沒有不盡心的。便道。這位制軍。實在清廉得很。有的是公款。無論那裏。撥萬把銀子送進去。不就結了嗎。何必一定要當當呢。武昌府道。制軍爲的不肯挪用公款。所以纔去當當。如今再拿公款給他用。恐怕未必肯收。而且還要找沒味兒。藩臺一聽他話不錯。便道。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由我們



公攤八千銀子。送給他老人家去用。要他老人家富。總難以爲情的。武昌府道大人說。送他。他一定還不要。不得已只好說是大家借給他的。卑府曉得他老人家的脾氣。一定還要寫張借票。這借票一定要收他的。如此他纔高興。藩臺道。銀子先在我這裏墊出來。你拿了去。你就去通知臬臺一聲。等明天院上會着。由我領箇頭。約齊了大衆。然後湊了歸還。武昌府答應稱是。藩臺立刻叫人劃了一張八千銀子的銀票。交給了武昌府。然後武昌府又去見臬臺。見過臬臺然後回衙。傳諭一千人。叫當舖裏的朝奉。自己回去養傷。各安生理。再吩咐打轎。帶領着差官親兵。抬着衣箱。上院交代。武昌府到得院上。先落官廳。差官督率親兵。抬着箱子交還上房。這時候制臺大人正在廳上等信。等了半天不見回來。以爲當不成功。今年這箇年。如何過得過去。不時搓手的盤算。猛一抬頭。忽見差官親兵抬了箱子回來。不覺氣的眼睛裏出火。連罵沒中用的東西。我叫你辦的甚麼事。怎麼不替我辦。就回來了。差官道。回大人的話。通城的當舖。標下都走遍了。人家都不肯當。後來首府叫標下不要當了。首府現從藩臺那裏。借了八千銀子。送來孝敬大人用。所以標下纔敢把箱子抬回來的。制臺道。胡說。豈有此理。我要他們的孝敬。我那一注錢不好挪用。我爲着不用這些錢。所以纔去當當。總怪你不

會辦事。怎麼又弄得首府知道。差官聽了。不敢說出毆打朝奉的事。只得一聲不響。制臺又道。吩咐外頭。今兒如果首府來稟見。告訴他說我不見。如果是送銀子來的。叫他帶回去。說我不等着他。這錢買米下鍋。正說着。巡捕拿了首府手本。上來回話。制臺一見手本。也不問青紅皂白。連連揮手。說不見不見。巡捕一見如此。只得退了下來。一一告訴了首府。幸虧首府是制臺的門生。平時內簽押房是闖慣的。見是如此。只得自己走了進來。從下午等到半夜。制臺到簽押房裏看公事。碰見了他。他們是見慣了的。也用不着客氣。制臺問他來做甚麼。武昌府把來意婉婉轉轉說了一遍。制臺道。要你們貼錢。是斷斷乎使不得的。武昌府道。老師不要屬員貼錢。等老師有錢的時候。再還給屬員們就是了。這也不過是救一時之急罷了。制臺想了一會。說道。既然如此。我得寫張憑據給你。將來你們也好拏着向我討。武昌府是曉得老師脾氣的。他既如此說。只得依着他做。一時交割清楚。武昌府自行退去。不在話下。且說那湖南安順府的教士。同了孔君明等十幾箇人。到了武昌。打聽得這位制軍禮賢好士。且能優待遠人。教士等把一千人安頓妥當。自己便先去拜望洋務局裏幾位老總。托他們先向制臺處代爲先容。說有某國教士某人訂於某日前來拜謁。這洋務局裏的幾位老總。早就受過

制臺的囑咐。原來這位制臺大人。最長的是因時制宜。隨機應變。看了這幾年中國情形。一年一年衰敗下來。漸漸的不及外國強盛。還有些仰仗外國人的地方。因此他就把年輕時的氣燄。全行收起。另外換了一副通融辦理的手段。常常同司道們講。凡百事情。禮讓為主。恭惟人家。斷乎不會恭惟出亂子來的。我們今日的時勢。既然打不過人家。折回來。同人家講和。也是勉強的。到了這箇地位。還可以自己拿大嗎。你要拿大。請問誰還肯來理你呢。我如今要定一箇章程。只要是外國人來求見。無論他是那國人。亦不要問他是做什麼事情的。他要見。就請他來見。統同由洋務局先行接待。只要問明白是官是商。倘若是官。統同預備綠呢大轎。一把紅傘。四箇親兵。倘若是商人呢。只要藍呢四人轎。再有四箇親兵。把扶轎槓。也就夠了。如果是箇大官。或者親王總督之類。應該如何接待。如何應酬。到那時候再行斟酌。孔聖人說的。能以禮讓爲國。便是指明我們現在時勢對証。發藥諸公。以後須得照此行事。洋務局裏的幾箇道臺。一見總督。尙且如此。誰亦犯不着來做難人。便把外國人一箇箇都抬上天。亦與他們無涉。單說這番來的是教士。既不是官。又不是商。洋務局裏幾位大人。一概會齊了商量。應該拿甚麼轎子給他坐。一位道。孟子。上士一位。士卽是官。既是官。就應得用綠呢大轎。

一箇道。教士。不過同我們中國教書先生一樣。那裏見教書先生。統是官的。況且教士在我們中國也有開醫院的。也有編了書刻了買的。只好拿他當作生意人看待。還是給他藍呢轎子坐的。爲是。又有箇說道。我們也不管他是官是商。如果是官。我們既不。可簡慢他。倘若商。亦不必過於遷就他。不如寫封信給領事。請請領事的示。到底應該拿甚麼轎子給他坐。衆人齊說有理。洋務局裏的翻譯是現成的。立刻拿鉛筆畫了一封外國字的信。差人送去。并說立候回信。齊巧領事出門赴齋去了。須得晚上方回。這邊教士。明天一早就要上院。若等第二天回信。萬來不及。幾位總辦會辦急得無法。一齊說道。領事信。候不到。不如連夜先上院請箇示。最爲妥當。就是接待錯了。是制臺自己吩咐過的話。也埋怨不到別人。幾箇人商議已定。便留一位在局守候領事回信。一位上院請示。手本上去。說有要事面稟。齊巧制臺晚飯過後。丟掉飯碗。正在那裏打磕鉢。巡捕官拿了手本。站立一旁。既不敢回。亦不敢退。原來這位制臺是天生一種異相。精神好的時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沒事的時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頭看着公事。或者一面喫着飯。以及會着客。他都會睡着了。只要有事。一驚就醒。倘若沒有事。把他驚醒。一定要大動氣的。此刻巡捕拿了手本進來。論

不定他老人家幾時纔醒。喊又不敢喊。只得站立門內。等他睡醒再回。誰知他老人家這一睡。雖沒有三天三夜。然而已足有八箇鐘頭。他老睡了八點鐘的時候。巡捕就站了八點鐘的時候。外面那箇洋務局的總辦。也就坐了八點鐘的時候。晚飯沒有喫就上院。一直等到夜半一點鐘。肚子餓了。只得叫當差的買了兩箇饅頭來充飢。至於那箇站睡班的巡捕。喫又沒得喫。坐又沒得坐。實在可憐。好容易熬到制臺睡醒。又不敢公然上去就回。又等制臺喫了一袋烟。呷了一口茶。等到回過臉的時候。他把手本捏在手中。不用說話。制臺早已瞧見了。便問是誰來見。爲的甚麼事情。巡捕忙回。是洋務局總辦某道來請示的。制臺到此。方命傳見。及至坐下。照例敘了幾句話。洋務局老總簽着身子。把日間的事情。面陳了一遍。制臺一面聽他講話。一面搖頭。等他說完。制臺道。老兄們也過於小心了。爲着這一點點事情。都要來問我。我這箇兩湖總督。就是生了三頭六臂也忙不來。教士並無官職。怎麼算得是官。又不集股仿開公司。也算不得箇商人。既然介乎不官不商之間。你們就酌量一箇適中的體制接待他。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不就給了嗎。洋務局老總聽了這話。賽如翠屏山裏的潘老丈。你不說我還有點明白。你說了我更糊塗。他此時却有此等光景。但是怕制臺生氣。又不